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名誉主编 冰心 萧乾



老舍

老舍卷

主编 傅光明

太白文艺出版社

老舍卷

名 誉 主 编

冰 心 萧 乾

主 编

傅 光 明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老舍卷

老舍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25印张 4插页 430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383-2/I·331

定价：23.10元

· 序 ·

萧 乾

以白话为媒介，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有“文艺复兴”之称的“五四”。那是一个充满自由、开放、创造和进取的时代。当时，以鲁迅为旗手的一批作家，叛离了封建文学的桎梏，以独立和自由的风格，贴近生活的内容，并以现代口语的表达方式，创作出崭新的文学作品。其中，又以鲁迅的小说最具代表性。他发表于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继之而来的《呐喊》和《彷徨》造成了新小说的势头。鲁迅是整个“五四”文学的旗手，他的小说更是那场伟大文学运动的开山之作。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的确，19世纪末，大量西方名著的译介，曾震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并直接哺育滋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小说家。他们批判旧的封建文学，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站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汇处，以全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创造出洋溢着民主、自由时代精神的文学。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本集中所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许地山、冰心等，都同时兼有学者和思想家的品格，成为后继者的楷模。

“五四”作家具有拓荒者的风格，他们的创作实践、文学思想和艺术探险精神，泽被着以后一代又一代作家。“五四”的文学传统和思想根脉一直延续下来。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文学启蒙的性质，决定了鲁迅所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直是现代小说的主流。

“五四”确实是一个社团纷起、创作繁荣的百家争鸣时期，历史上诸子百家的竞盛，似乎只在先秦有过，以后历代封建专制扼杀了个性的发展。“五四”则再次呈现出社团竞起、流派纷争的文化壮观。最先出现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它们宛若并峙的两座高峰，汇集着“五四”时代所有的重要小说家。而后的未名社、沉钟社、新月社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流派色彩。

如果说“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创期，30年代则是发展期和丰收期。在这一时期，左翼作家成为30年代文学主潮的中流砥柱。京派、海派、现代派等，同时各具风采，精品佳作迭现。沈从文、张天翼、吴组缃、萧红、施蛰存、沙汀、艾芜等富瞻才气的小说新秀，在创作层面与境界上，都比“五四”更有新的拓展和深化。中长篇小说创作，更在茅盾、巴金、老舍、王统照、丁玲、李劫人等的耕耘下，耸立起一座座中国现代小说的丰碑，《子夜》、《春蚕》、《家》、《骆驼祥子》、《月牙儿》、《死水微澜》、《象牙戒指》、《生死场》、《边城》等至今仍脍炙人口。

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以作家分卷的方式，精选汇编各家的中短篇佳作，既可从每卷了解作家创作的历程与风格，同时也可通过整体一睹现代中国小说所走过的历程和风貌。

目 录

序 萧 乾

小铃儿 (1)

同盟 (8)

马裤先生 (20)

大悲寺外 (26)

微神 (44)

歪毛儿 (57)

开市大吉 (69)

柳家大院 (77)

抱孙 (89)

黑白李 (98)

也是三角..... (113)

铁牛和病鸭..... (126)

眼镜..... (138)

牺牲..... (147)

柳屯的..... (173)

生灭..... (196)

上任·····	(207)
裕兴池里·····	(225)
月牙儿·····	(232)
老字号·····	(261)
善人·····	(268)
邻居们·····	(275)
听来的故事·····	(287)
断魂枪·····	(296)
新时代的旧悲剧·····	(305)
新韩穆烈德·····	(363)
不说谎的人·····	(380)
新爱弥耳·····	(388)
且说屋里·····	(397)
东西·····	(414)
牛老爷的痰盂·····	(427)
“火”车·····	(433)
我这一辈子·····	(446)
小人物自述·····	(508)
人同此心·····	(529)
一封家信·····	(540)
不成问题的问题·····	(549)
恋·····	(586)
一筒炮台烟·····	(598)

小 铃 儿

京城北郊王家镇小学校里，校长，教员，夫役，凑齐也有十来个人，没有一个不说小铃儿是聪明可爱的。每到学期开始，同级的学友多半是举他做级长的。

别的孩子入学后，先生总喊他的学名，惟独小铃儿的名字，——德森——仿佛是虚设的。校长时常的说：“小铃儿真像个小铜铃，一碰就响的！”

下了课后，先生总拉着小铃儿说长道短，直到别的孩子都走净，才放他走。那一天师生说闲话，先生顺便的问道：“小铃儿你父亲得什么病死的？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

“不记得！等我回家问我娘去！”小铃儿哭丧着脸，说话的时候，眼睛不住的往别处看。

“小铃儿看这张画片多么好，送给你吧！”先生看见小铃儿

可怜的样子，赶快从书架上拿了一张画片给了他。

先生！谢谢你——这个人是谁？”

“这不是咱们常说的那个李鸿章吗！”

“就是他呀！呸！跟日本讲和的！”小铃儿两只明汪汪的眼睛，看看画片，又看先生。

“拿去吧！昨天咱们讲的国耻历史忘了没有？长大成人打日本去，别跟李鸿章一样！”

“跟他一样？把脑袋打掉了，也不能讲和！”小铃儿停顿一会儿，又继续着说：“明天讲演会我就说这个题目，先生！我讲演的时候，怎么脸上总发烧呢？”

“慢慢练就不红脸啦！铃儿该回去啦！好！明天早早来！”先生顺口搭音的躺在床上。

“先生明天见吧！”小铃儿背起书包，唱着小山羊歌走出校来。

小铃儿每天下学，总是一直唱到家门，他母亲听见歌声，就出来开门，今天忽然变了：

“娘啊！开门来！”很急躁的用小拳头叩着门。

“今天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刚才你大舅来了！”小铃儿的母亲，把手里的针线，扞在头上，给他开门。

“在哪儿呢？大舅！大舅！你怎么老不来啦？”小铃儿紧紧的往屋里跑。

“你倒是听完了！你大舅等你半天，等的不耐烦，就走啦；半天还来呢！”他母亲一边笑一边说。

“真是！今天怎么竟是这样的事！跟大舅说说李鸿章的事也好哇！”

“哟！你又跟人家拌嘴啦？谁？跟李鸿章？”

“娘啊！你要上学，可真不行，李鸿章早死啦！”从书包里拿出画片，给他母亲看，“这不是他；不是跟日本讲和的奸细吗！”

“你这孩子！一点规矩都不懂啦！等你舅舅来，还是求他带你学手艺去，我知道李鸿章干吗？”

“学手艺，我可不干！我现在当级长，慢慢的往上升，横是有做校长的那一天！多么好！”他摇晃着脑袋，向他母亲说。

“别美啦！给我买线去！青的白的两样一个铜子的！”

吃过晚饭小铃儿陪着母亲，坐在灯底下念书；他母亲替人家作些针黹。念乏了，就同他母亲说些闲话。

“娘啊！我父亲脸上有麻子没有？”

“这是打哪儿提起，他脸上甭提多么干净啦！”

“我父亲爱我不爱？给我买过吃食没有？”

“你都忘了！哪一天从外边回来不是先去抱你，你姑母常常的说他：‘这可真是你的金蛋，抱着吧！将来真许作大官增光耀祖呢！’你父亲就眯眯眯眯的傻笑，搬起你的小脚指头，放在嘴边香香的亲着，气得你姑母又是恼又是笑。——那时你真是又白又胖，着实的爱人。”

小铃儿不错眼珠的听他母亲说，仿佛听笑话似的，待了半天又问道：

“我姑母打过我没有？”

“没有！别看她待我厉害，待你可是真爱。那一年你长口疮，半夜里啼哭，她还起来背着你，满屋子走，一边走一边说：‘金蛋！金蛋！好孩子！别哭！你父亲一定还回来呢！回来给你带柿霜糖多么好吃！好孩子！别哭啦！’”

“我父亲那一年就死啦？怎么死的？”

“可不是后半年！你姑母也跟了他去，要不是为你，我还干

什么活着？”小铃儿的母亲放下针线叹了一口气，那眼泪断了线的珠子般流下来！

“你父亲不是打南京阵亡了吗？哼！尸骨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呢！”

小铃儿听完，蹦下炕去，拿小拳头向南北画着，大声的说：“不用忙！我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

“你要怎样？快给我倒碗水吧！不用想那个，长大成人好好的养活我，那才算孝子。倒完水该睡了，明天好早起！”

他母亲依旧作她的活计，小铃儿躺在被窝里，把头钻出来钻进去，一直到二更多天才睡熟。

“快跑，快跑，开枪！打！”小铃儿一拳打在他母亲的腿上。

“哟，怎么啦！这孩子又吃多啦！瞧！被子踹在一边去了，铃儿！快醒醒！盖好了再睡！”

“娘啊！好痛快！他们败啦！”小铃儿睁了睁眼睛，又睡着了。

第二天小铃儿起来的很早，一直的跑到学校，不去给先生鞠躬，先找他的学伴。凑了几个身体强壮的，大家蹲在体操场的犄角上。

小铃儿说：“我打算弄一个会，不要旁人，只要咱们几个。每天早来晚走，咱们大家练身体，互相的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我还多一层，打完日本再打南京。”

“好！好！就这么办！就举你作头目。咱们都起个名儿，让别人听不懂，好不好？”一个十四五岁头上长着疙瘩，名叫张纯的说。

“我叫一只虎，”李进才说：“他们都叫我李大嘴，我的嘴真要跟老虎一样，非吃他们不可！”

“我，我叫花孔雀！”一个鸟贩子的儿子，名叫王凤起的说。

“我叫什么呢？我可不要什么狼和虎，”小铃儿说。

“越厉害越好啊！你说虎不好，我不跟你好啦！”李进才撇着嘴说。

“要不你叫卷毛狮子，先生不是说过：‘狮子是百兽的王’吗！”王凤起说。

“不行！不行！我力气大，我叫狮子！德森叫金钱豹吧！”张纯把别人推开，拍着小铃儿的肩膀说。

正说的高兴，先生从那边嚷着说：“你们不上教室温课去，蹲在那块干什么？”一眼看见小铃儿声音稍微缓和些，“小铃儿你怎么也蹲在那块？快上教室里去！”

大家慢腾腾的溜开，等先生进屋去，又凑在一块商议他们的事。

不到半个月，学校里竟自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永不招惹人的小铃儿会有人给他告诉：“先生！小铃儿打我一拳！”

“胡说！小铃儿哪会打人？不要欺侮他老实！”先生很决断的说，“叫小铃儿来！”

小铃儿一边擦头上的汗一边说：“先生！真是我打了他一下，我试着玩来着，我不敢再……”

“去吧！没什么要紧！以后不准这样，这么点事，值得告诉？真是！”先生说完，小铃儿同那委委屈屈的小孩子都走出来。

“先生！小铃儿看着我们值日，他竟说我们没力气，不配当，他又管我们叫小日本，拿着教鞭当枪，比着我们。”几个小女孩

子，都用那炭条似的小手，抹着眼泪。

“这样子！可真是学坏了！叫他来，我问他！”先生很不高兴的说。

“先生！她们值日，老不痛痛快快的吗，三个人搬一把椅子。——再说我也没拿枪比画她们。”小铃儿恶狠狠地瞪着她们。

“我看你这几天是跟张纯学坏了，顶好的孩子，怎么跟他学呢！”

“谁跟卷毛狮……张纯……”小铃儿背过脸去吐了吐舌头。

“你说什么？”

“谁跟张纯在一块来着！”

“我也不好意罚你，你帮着她们扫地去，扫完了，快画那张国耻地图。不然我可真要……”先生头也不抬，只顾改缀法的成绩。

“先生！我不用扫地去，先画地图吧！开展览会的时候，好让大家看哪！你不是说，咱们国的人，都不知道爱国吗？”

“也好！去画吧！你们也都别哭了！还不快扫地去，扫完了好回家！”

小铃儿同着她们一齐走出来，走不远，就看见那几个淘气的男孩子，在墙根站着，向小铃儿招手，低声地叫着：“豹！豹！快来呀！我们都等急啦！”

“先生还让我画地图哪！”

“什么地图，不来不行！”说话时一齐蜂拥上来；拉着小铃儿向体操场去，他嘴直嚷：

“不行！不行！先生要责备我呢！”

“练身体不是为挨打吗？你没听过先生说吗？什么来着？对

了：‘斯巴达的小孩，把小猫藏在裤子里，还怕呢！’挨打是明天的事，先走吧！走！”张纯一边比方着，一边说。

小铃儿皱着眉，同大家来到操场犄角说道：

“说吧！今天干什么？”

“今天可好啦！我探明白了！一个小鬼子，每天骑着自行车，从咱们学校北墙外边过，咱们想法子打他好不好？”张纯说。

李进才抢着说：“我也知道，他是北街洋教堂的孩子。”

“别粗心咧！咱们都带着学校的徽章，穿着制服，打他的时候，他还认不出来吗？”小铃儿说。

“好怯家伙！大丈夫敢作敢当，再说先生责罚咱们，不会问他，你不是说雪国耻得打洋人吗？”李进才指教员室那边说。

“对！——可是倘若把衣裳撕了，我母亲不打我吗？”小铃儿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

“你简直的不用去啦！这么怯，将来还打日本哪？”王凤起指着小铃儿的脸说。

“干哪！听你们的！走……”小铃儿红了脸，同着大众顺着墙根溜出去，也没顾拿书包。

第二天早晨，校长显着极懊恼的神气，在礼堂外边挂了一块白牌，上面写着：

“德森张纯……不遵校规，纠众群殴，……照章斥退……”

（原载1923年1月《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署名舍予，收入《老舍小说集外集》，北京出版社1982年3月初版）。

同 盟

“男子即使没别的好处，胆量总比女人大一些。”天一对爱人说，因为她把男人看得不值半个小钱。

“哼！”她的鼻子里响了声，天一的话只值得用鼻子回答。

“天一虽然没胆量，可是他的话说得不错；男子，至少是多数，比你们女人胆儿大。天一，你很怕鬼，是不是？我就不管什么鬼不鬼，专好走黑路！”子敬对爱人说，拿天一作了她所看不起的男子的代表。

“哼！”她的鼻子里响了一声，把子敬和天一全看得不值半个小钱。

他们俩都以她为爱人，写信的时候都称她为“我的粉红翅的安琪儿”。可是她——玉春——高兴的时候才给他们一个“哼”。

看见子敬也挨了一哼，天一的心差点乐碎了：“我怕鬼；也不是谁，那天电灯忽然灭了，吓得登时钻了被窝？”

“对了，也不是谁，那天看见一个老鼠，嘴唇都吓白了？”子敬也发了问。

“也不是谁，那天床上有个鸡毛，吓得直叫唤？”

“也不是谁，那天——”

玉春没等子敬说出男子胆大的证据，发了命令：“都给我出去！”

二位先生立刻觉出服从是必要的，一齐微笑，一齐立起，一齐鞠躬，一齐出去。

出了她的屋门，二位立刻由情敌改为朋友。

“子敬，还得回去，圆上脸面。”天一说：“咱俩一齐上她的屋顶，表示男子登梯爬高也不眼晕？”

“万一要真眼晕，从房上滚下来呢。岂不是当场出丑？”子敬不赞成。

“再说，咱们的新洋服也六十多块一身呢；爬一身土？不！”天一看了看自己的裤缝比子敬的直些，更不愿上房了。“你说怎么办？”

“咱们俩三天不去找她，”子敬建议：“到第三天晚上，你我前后脚到她那里去，假装咱们俩也三天没见面了，咱们一见面，你就问我：‘子敬，老没见呀，上哪儿啦？我就造一片谣言，说什么表嫂被鬼迷住了，我去给赶鬼。然后我就问你：天一，老没见呀，上哪儿啦？你就造一片谣言，说家里闹狐狸精，盆碗大酒坛子满屋里飞，你回家去捉妖。这个主意怎样？’”

“不错，可也不十分高明，”天一取了批评的态度说：“第一，我三天不去，你要是偷偷的去了呢？不公道！”

“一言为定，谁也不准私自去。咱们俩讲究联合起来，公开的，和她求爱；看到底谁能得胜，这才叫难能可贵！谁要是背地里加油，谁就不算人！”子敬带着热情声明。

“好了；第二，咱们造谣，她可得信哪？”天一问。

“这里还有文章，”子敬非常的得意：“我刚才说什么时候去找她？晚上。为什么要在晚上？女人在晚上胆子更小。你我拚命的说鬼，小眼鬼，大眼鬼，牛头鬼，歪脖鬼，越多越好，越厉害越好，你说，她得害怕不？她一害怕，咱俩就告辞，她还央告咱们多坐一会儿，这，她已经算输了。咱们乐得多坐一会儿，可是不要再提半个鬼字。然后，你或者我，立起来说：唉！忘了，还得出城呢！好在路上只经过五六块坟地，不算什么；有鬼也打它个粉碎！你或是我这么说完就走。然后剩下的那位也立起来，也说些什么到亲戚家去守尸那类的话，也就出来。谁先走谁在巷口上等，咱们好一块儿回来。”

“她相信吗？”

“管她信不信呢，”子敬笑了：“反正半夜里独自走道，女人就来不及。就是她不信咱们去打鬼守尸，她也得佩服咱们敢在半夜里独行。”

“对！现在要说第三，咱们三天不去，岂不是给小李个好机会？你难道不知道她给小李的哼声比给咱们的柔和着一半？”

“这——”子敬确是要思索会儿了；想了半天，有了主意：“你要晓得，天一，在爱情的进程里须有柔有刚，忽近忽远；一味的缠磨，有时适足惹起厌恶，因为你老不给她想念你的机会，她自然对你不敬。反之，在相当的时节给她个休息三天，你看吧，她再见你的时候，管保另眼看待，就好像三个星期没看电影以后，连破片子也觉得有趣。咱们三天不去，而小李天天去，